

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

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

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儿钱报答得了的？

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

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源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

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

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

□张晓风

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函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

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

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计石块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

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

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以求仙。”

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露是不必铸造那样高耸入云的承露盘的，如果上天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

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

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孩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

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承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

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你不会使你失望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

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

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

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会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体的体温。“谢谢”使人在漠漠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如遇之恩”。“谢谢”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

让我们从心底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身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身受其惠的天。

大家V微语

做聪明的女子

□刘墉

●现在常有男生追我女儿。我问她，她却摇摇头笑道：那不是追，只是想追。我问她，你想不想让他们追呢？你对他们有没有意思？她撇撇嘴：他们追他们的，我过我的，看看滑稽表演也不错。

●我告诉女儿：男女的爱情常是从“逗”开始的。所以，不要以为你没意思，任对方作滑稽表演、自作多情是好的。因为假戏可能真做，他有意、你无情，到头来成为怨恨。

●有个故事：有个老板对他的女秘书很有意思。有一天，老板对女秘书说“星期天是我生日！”女秘书说“那么来我这儿过吧！我给你庆祝。”老板兴奋极了，那天拿着鲜花和美酒到女秘书家。“你在外面坐一下，我到卧室换件衣服。”女秘书说。老板心想，女秘书叫他进卧室，一定想跟他亲热，于是在外面先把衣服脱了。这时候果然听见女秘书叫他进去，老板光溜溜地把门推开。“生日快乐！”全办公室的员工一起在里面喊。多好笑，但是你想，那老板以后怎么做？

●我问女儿，他的女秘书聪明吗？她非但不聪明，而且笨透了对不对？因为她竟然看不出老板的企图，而让老板愈陷愈深。

●别让对方愈陷愈深，就是我要强调的，每个聪明的女子，都应该懂得在最恰当的时间说“NO”。

文史杂谈

邂逅冬天里的第一场雪

□张云

当气温随着呼啸而来的西北风降至零度，天空中飘起零星的雪花，小雪这一节气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明代学人王象晋的《群芳谱》中有言：“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说的就是小雪前后，天气渐寒，降雪伊始，但由于“地寒未甚”，雪不会下得很大，故称作“小雪”。

与立冬、冬至等冬季“网红”节气相比，小雪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很多时候，小雪节气当天并不会下雪，即使下了也多为雨夹雪，很难在地表积存。此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水汽与冷空气相遇，变成严霜和冰晶，为天地间蒙上一望无际的苍茫。高传民在油画《乡村冬日》中便描绘了这样的景象。这显然是一个北方的小村落，缤纷多彩的叶子早已随秋风离开了树枝，只留下弯弯曲曲的枝丫兀自伸向天空。远处，人们骑着摩托车、身穿厚重的冬装在土路上颠簸，路旁的土坯房里摆放着取暖用的木柴；远处，以冷色调平铺的天空灰蒙蒙的，一股寒意扑面而来。

在这样萧索的气氛下，如果天空中忽然开始飘起雪花，哪怕只是片刻时光，也能让人们快要冬眠的心立刻苏醒过来。洁白、轻盈、静谧……落雪总是承载着许多细腻的情绪，或是由衷欢喜，或是自在恬淡，又或是一抹淡淡的哀愁。在吴冠英的插画《小雪》中，裹成“粽子”的小娃娃伸出双手，触摸从天而降的白色精灵，小狗也似乎要一跃而起扑向雪花，

这或许是他们第一次与雪花亲密接触呢！而在几百年前，南宋诗人陆游曾在《小雪》里写下“檐飞数片雪，瓶插一枝梅”的诗句，天上的雪花与瓶中的梅花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宁静的冬季图景。“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满怀心事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则喜欢坐在窗前，将心事寄托在飞舞的雪花上，看它随风飘扬，散落在山峦与林间。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降雪对于农耕来说更是意义非凡。“丰年佳瑞此先知，莫恨无多莫恨迟。”即便下得小、来得迟也无妨，雪被可以让田地变得温暖而潮湿，起到抗旱防寒的作用，因此北方常说“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而在南方，小雪依然是农忙时节，上海和江浙一带要“油菜定植麦续播”，广东地区的谚语“小雪满田红”讲的是农民们忙着收获晚稻、播种小麦，田地里一片红火景象。

小雪前后虽然气温骤冷，天气干燥，但却是制作美食的绝好时机。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冬”的习俗，人们会把多余的肉类加工成腊肉和香肠，待到春节时烹任成餐桌上的各式美味佳肴。

小雪到来，新年未远，亭台楼阁已“白了头”，袅袅炊烟也不停歇，空气中饱含着对丰收的喜悦、对来年的期盼。这几天，不妨邀三五好友把酒言欢，或是走出家门踏雪寻梅，在第一场雪中留下美好的冬季初体验。

城市笔记

总有些事情不能代

□莫小米

常有这种情况，你急需赶到某个地方，而你的车被堵得进退两难。这时你一个电话召唤，仿佛两个神兵从天而降，一个坐进你的车里，耐心等待，另一位让你跨上他的摩托车后座，三拐两拐，突出重围。这属于“代堵公司”的业务。

这是一个“代经济”的时代，代驾、代养猫、代遛狗、代相亲、代扫墓、代叫醒、代开家长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与时俱进，比如垃圾分类施行以来，就有了代倒垃圾。

代长胖是咋回事？你想去某家新开的店尝鲜，或者某家店装修很特别，你想发微信朋友圈却没有时间去，或者怕影响减肥大计，就可以请人“代吃”“代喝”。

某位开展“代喝奶茶”业务的小伙子，这天已喝掉了五杯珍珠奶茶，应客户要求，他边喝边拍照，还要写上十字的美文，发给客户。如果此时有新的业务来，他还会继续吃。

的确已经有长胖的苗头，他不在意。

“代吃”“代喝”收入并不高，这些卖家通常十分年轻，既有充足的时间，又有娱乐至上的好奇心。

收入高、需要悉心经营的也有，一位有生意头脑的80后女生，提供的服务有“6折代订某品牌快捷酒店”“某快餐连锁店代订享受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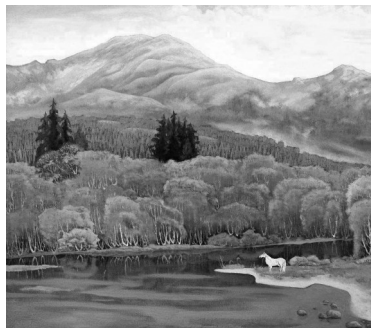
她的买家来自全国各地，通过她的代订服务，打折扣到快捷酒店，买家得了优惠价，她收获了代订服务费，大家开心。

之所以能够拿到低价，是因为她有会员卡、礼品卡。而大量的订房又让她卡里的积分越来越多，所以能持续这桩生意。

有人省了事，有人赚了钱，各得其所，“代经济”的无限分工是服务业的升级和细化，未尝不可。但总有些事情不能替代，比如，爱和责任，代开家长会的永远不会对孩子负责任，代相亲的永远与爱无关。

故乡尘世

□陈慧娟



写故乡对我来说，成了一件难事。既怕拙笨的文字难以表达好对故乡的思念，又怕太平庸的文笔无法浓缩一腔真诚，而显得俗套。故乡的记忆煎熬着我，撕裂着我。

“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挣不脱。”活跃在我心际的那缕情丝，便是关于故乡沙滩的记忆！

儿时的我与奶奶住在一间面海而居的二层石屋里。窗户是木板窗。台风来临时，木板窗被恣意的雨浸得湿透，摩挲之就像块吸水很多的海绵。不过，木板窗的好处却很多，推开窗子，极目四野，但见远山浓黛，水天相接，港湾泊着愈来愈密的墙桅，渔火点点闪在海面，呼应着岸上的渔家灯火。

那时，在部队的父亲一纸调令调往温州，母亲亦作为随军家属陪伴着父亲。年幼的我和弟弟则暂居在奶奶家。当年父母工作忙碌，加之交通不畅，和父母见面一年难见上几回。当思念双亲的潮水不可遏制地袭来，我会独自来到沙滩，悄悄地蹲缩在舢板里面，看着油漆斑驳的船身发呆，然后偷偷流泪。其间夹杂着略微糜烂难闻的油漆味一波波扑来，可我却感觉如此安宁。也不知过了多久，我透过船身的缝隙往外望，沙滩已黑洞洞一片，心中一阵恐慌。倏然从舢板上爬出来，踏着泥泞，飞也似的往家跑去……彼此，我的奶奶正在家里为我的迟迟不归而心焦，部署着我的姑们们准备四下寻找，见我两脚泥巴一身汗水出现在门口，自然是破涕为笑，责骂了几句，以为我贪玩不归，哪里知道我在思念着父母双亲呢！

家乡的沙滩和码头给童年的我无尽无休的回忆，但当年站在沙滩上最惹动我心思的，竟然还不止这些，而是那漂浮在海上的大木排。那木排不知从何处飘来，首尾相接，由几百根木头拴裹成了整体，宛如巨龙一艘。木排上的那些，汉子站在木排上飘飘悠悠地简直像是一只只贴着波涛飞翔的鸟！当一声号子刺破波涛的轰鸣在海上回旋时，那是怎样的雄浑和嘹亮！沉重平庸猥琐的生命在这一刻舒展成怎样的壮阔和超脱！这时的我们必定怀着拾金一般的兴奋从家里带上铲子和箩筐，未等退潮，便迫不及待地踏着海水爬上木排，弯腰铲起木皮。以待将其晒干后充当柴火之用。那些只穿条裤衩、浑身黑红的汉子从来不止阻止我们的“劣行”，而是满含慈意看着我们这些小屁孩乐颠颠地爬上蹲下。行走在滑湿的木排之间，摇晃颠簸犹如走钢丝。也许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大海喂鲨鱼，可那时少不更事，哪知晓其中的危险性呢？看着周遭的小伙伴铲木皮的疯狂劲，也赶忙埋头苦铲。不过一会儿工夫，居然也能弄一箩筐。

二十余年后我重归故里，万没想到自己曾经沉湎的海滩，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或许，人不管走多远，记忆中都有一个小小的自己，徘徊在曾经熟悉却已然并不存在的场景里，一颗一颗捡着遗忘在时光里的核，细数着流年，在繁华中荒芜，在荒芜中沉淀，变成故土的一颗种子、一棵树、一阵风，只有泥土记得你曾在这里。